

302
標點
評註

古文辭類纂

正編



第二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標點 評註 古文辭類纂 卷二

奏議類(一)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莫敖，是官名，子華，楚人，古今人表作鄭敖子華，威王名熊商。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天子謙解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薄疑，作者。表著，朝臣所立的地方，是說得立于朝的意思。而財於柱國，楚國官名。定白公之禍，寧楚

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作四境不廉作數字，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

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

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楚人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

「嗟乎！嗟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

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暝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樊冒勃蘇就是甲包胥曰：「

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羸，作担，上崢山，

踰深谿，蹠音隻，作足穿膝，七日而薄作集字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

水漿無入口，瘡音願，作病字解而殫悶，旄同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手，

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樊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

盪第一次獲罪之臣的自稱，也有作官名解的。樊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

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

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

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典籍。雞次，或作驅次，是散失的意思。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音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音憑而能立，式而能起。式，車前橫木，古者乘車，路遇可敬，必俛而憑之。此作憑倚解。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決，用臂做成，著在右手的，以皮做成。拾，是射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張儀，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以「連衡」之策說六國。始相秦，後相魏，司馬錯，秦人。周程伯休甫之後。蜀黃帝所封國於今四川成都縣。周襄蜀主靈叢始稱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

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

伊·洛·河三水。

塞轅轅緱氏之口，

轅音患，緱音鈞。轅轅山在今河南登封西南。緱氏山，在今

河南偃師縣南。

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

東周西

誅周主

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蜀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作說明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

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秦人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約結（與國）去伐人，又要自以爲主，人自

必息憫怨了。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

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

將莫邪，二名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見《呂氏春秋》。非得人力，則不能割樹。音貫，作割字解。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

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鈛，音鐵。作鈛字解。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士，以門過土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

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通砥。作磨字解。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音務。亂馳，叫做驚。河山

之間亂，河，指黃河。山，指太行山。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

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今河南濬縣之東。爲衛國領土。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

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蒲，一作藹。即古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

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

強，國罷讀作疲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作窮字解，是不知止的意思。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

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

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

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

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

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

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爲人意也。爲人王的意思。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

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

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作逆字解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

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不輕信的意思。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

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作欺字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同蓄。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作稿。而不服矣。小國消。作行字解。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從人求物，叫做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作辱字解。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舉足的意思。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虫擊。作質字解。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爲我役。故明主察相，誠欲

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寤之道也。路同露，寤作乏解。中人禱祝，國中人爲行者所禱。君鬻釀，取死者而掩埋之叫做釀。釀應作厭，作祭字解。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國中空虛。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哭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醕而華樂，大飲叫做醕。音蒲，此言家庭飲酒爲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同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鏑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檐蔽，檐，音穿，檐蔽是遮矢石之具。舉衝櫓，櫓，是陷陣車；帶大盾。又爲戰陣高車名。家雜總，全家編入行伍。身窟穴，身入地。中罷於刀金，國中困于兵戈。而士困於土功，築壘掘地等是。將不釋甲，葑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是說刻期而能拔城已算快的意思。上倦於教，士斷於兵，士卒兵器斷廢。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

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長子，上聲。長子，今山西長子縣西南，有故址。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去聲再戰比，去聲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是說兵常用，雖強亦弱的意思。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五種兵器。弓，戈，矛，戟，戰。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不必用師的。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

之城，拔之尊俎之間；

俎，是酒具。俎，是載牲之器。（鑿于春，秋不出俎之間，而折衝於千里之外。）

百尺之衝，折之枉席之上；故鐘鼓等

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

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

侯無成謀，

圖伐的計謀，沒有成功。

則其國無宿解。

作留字。

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

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

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境同境爲守備，

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

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

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

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

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

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同悅於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

音由。旗約附竿直幅叫做旂，其旁綴橫幅附繆而飛揚的叫做旂。九旂是有九幅。

從七星之旗。

音餘。此天子

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

作止字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

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往服於齊國之意。

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

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

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

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評語】姚氏戰國策以此爲蘇子之辭，或疑爲蘇秦，或疑爲蘇代，吳帥道固辨其非矣。按此篇未引商鞅

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寤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

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潛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

危亟矣，厲獨爲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爲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虞卿，趙人，爲趙上卿。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

講和的趙計未定，樓緩

辭讓曰：「此非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

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就是傅巽，是緊要子辦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能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韓，魏，趙，其先都是晉國之臣。之交

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國曾和韓魏親，後又負反，故秦國攻趙國。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

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秦罷，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以自弱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敵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

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指齊，韓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譯語】〔姚氏〕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 中旗說秦昭王

中旗，一作中期，秦之辨士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如，姓魏齊，魏臣孰與孟嘗亦作孟卯，見淮南子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

名耳。魏大夫，後仕於衛。

魏齊。

魏臣

孰與孟嘗亦作孟卯，見淮南子之賢？

齊人。魏臣。

之賢？

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

王曰：「以

孰與孟嘗亦作孟卯，見淮南子之賢？

對曰：「弗如也。」

王曰：「以

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晉國的六卿，就是：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闊二尺叫做三板。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信陵君，姓魏，名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信陵君其封號也。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太后之弟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高陵君。名顯，封陝西高陵。

。泗陽君，名愷，封陝西涇陽縣。

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國乎？今大王與秦

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

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時韓桓惠王立八年，母后臨朝主政。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

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

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

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矣。闕與，首過余。在今山西和順縣西。秦必

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同背。鄴首樂，今河南臨影縣西有故城。絕漳滏之水，漳首章，自臨漳北經成安肥鄉曲折而入大河。滏，音釜，水名。而以

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

冥阨之塞，冥，一作鄆，今河南信陽羅山縣境。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

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

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城，懷，今河南武涉縣西南，有故城。茅，故城在今河南復嘉縣。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共，今河南輝縣。汲，今河南汲縣。皆屬河內。莫不危矣。

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

東北。邢邱，即今河南仙鴻縣東南平皋故城。坳，魯地，當作延津，延津故城，在今河南汲縣南。

秦之欲誅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葉音通陽，當時屬秦。今河南葉縣。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

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即今河南許昌縣東的許昌故城。必危矣。南國雖無危，

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

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作止字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

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即圍田，在今河南中牟縣西北。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

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闕，史記作平監。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山

之北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

從讀縱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

猶弗聽，投質作約字於趙，而請為天下雁行次進的。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

願以從合從的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

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

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太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變易的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評語】〔張廉卿〕情事練熟，而以跌宕出之，讀之使人鼓舞。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王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名任好，春秋中五霸之一。求士，西取由余於戎，西戎東得百里奚於宛，今河南南陽縣。迎蹇叔於宋，蹇（起佩切）叔，岐州人。今河南歸德以東，至江蘇徐州，皆爲當時宋地。周封微子於此。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今甘肅慶陽。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

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

舉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崐山崐崙之玉，有隨和之寶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有寶珠。和氏，楚人，有玉璞。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

太阿（音烏）楚劍。

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鼉，音託。形狀很像鱷魚。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

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馱駝，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就是侍妾。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宛縣所出之簪，傅璣音

不渾圓的珠。

之珥，音二，塞耳的玉。古裝飾品之一。

阿縞之衣，齊東阿縣所出之縞。

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窕，善心為窕（音宵），善色為窕（徒了切）。

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壤叩缶，音否。和盆相似。彈箏搏髀，髀，就是股骨。

而歌呼鳴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鄭音，好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見禮樂記。

桑間，濮水之上，有桑間，在濮陽南。紂王命樂家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以致亡國。武王伐紂，師延即投於

武象者，大武，是周武王之樂。樂必

兼舞，故

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壤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見過秦論注。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敵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音奇，作贈遠解。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李斯論督責書

督責，嚴法以繩下也。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韓國公子，名非，玉秦，以才見嫉於李斯，被害。著有韓非子傳世。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疾實切。以茅蓋屋，叫做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古委切。匭，古委切。作匭字解。，啜土銜啜音輒。刑音。雖監門之養，不

穀音斛。作薄字解。

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

古澗水名。

疏九河。

九大河，計爲徒駭，太史，馬頰，驢，胡蘇，簡，繫，鉤盤，高津。

曲九防，決

渾。

音庭。

水放之海，而股無胼。

音鼓。

脛無毛，手足胼胝。

胼，郛由切。胝，張尼切。手足因勞作而皮厚的意思。

面目黎黑，遂

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才笑切。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以上依吳刻本所補。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申不害，著。有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呼維切。恣睢，作放縱解。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桎是械足，梏是械手。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願以其

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式灼切。作鑠。美字解。金百鎰，盜跖音隻。古代大盜。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魏文侯之弟。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八尺爲仞。而跛牂跛，音播。牂，就是牝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隨，七音切。蹶，七音切。蹶，蹶。階塹隨，七音切。蹶，七音切。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

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闕於側，則流漫之志詘。音屈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作孽。字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力角切。作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君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賈山至言

賈山，漢潁川人。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韋，軟的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音者，罪人的衣服，叫做赭衣。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譟，同呼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焉。馬行之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音梁，作水梁解。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作建築解。以金椎，音追，爲骨，使之堅固。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同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口果切。生蓬的土塊，叫做蓬顯。蔽冢而託

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作盛字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引去聲。以酒澆口，叫做酌。祝餼古饋字。在前，祝鯁在

後，食物格於喉間，叫做噎。祝饌是祝其不饑之意。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

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

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

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

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設簿籍抽收十分之一稅。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

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

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此之時，天下已壞矣，而

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饒，巨音

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古時人死後觀其生前之美惡，另給他起一個名號，叫做諡。三四

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曩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

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謚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嬖。同倫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作塗，讀而後爲之服，錫用細麻所做衰用細麻所做的喪服。徒結切。麻之在首在腰者。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

術。

同述

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

同欣焉。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

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

解同懈。弛音家。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以賦作給字。縣傳公家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

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除免其賦。八十者二算不事免二口。賜天下男子爵，大臣

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

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

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

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音留隆。作罷病解。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

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同嚮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

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王者受諸侯朝見的地方。造太學，修先王之道。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音辭。作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作道字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音閔。作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評語】（真西山）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又）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馳毆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如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游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姚姬傳）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嬴而降乎？（吳至父）此特諫與方正射獵耳，恐其言不入，乃引秦爲喻，多作危語，未甚切中也。而文乃句句騰躍而出，（又）語語有崩雲墜石之勢。

賈生陳政事疏

文帝時，匈奴侵邊，制度疏闊，諸侯王僭侈，故上疏以陳政事。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音故切，作厝字解。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音喘，錯亂之意。逆，首尾衡同橫。決，國制搶攘搶（仕庚切）攘（泥庚切）。亂的形容焉。夫射獵之麋，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同嚮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願成之廟帝自造的廟，規制章章，好像願也。遺地在陝西長安縣東。。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父，母，兄，弟，妻，子。。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

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作過矣。其憂甚非

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吳王又見告矣。天

子春秋鼎盛，方盛未艾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

王，大抵皆冠。去聲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

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變。」音衛操刀必

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古頂切。自魏志。

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

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

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鯨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賈高爲相，盧縮王

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爪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

爲中涓，其次廬。同盧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

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同德慮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作校量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讀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放死臯，甚者或戴黃屋，天子的車，繪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音還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匕，音比。小劍。陛下雖賢，誰與領作理會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是古代有名的屠牛夫，名叫坦的。而芒刃不頓。讀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脾，音寬。脾，兩股之間，股骨。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

脾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作加字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南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鯨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樊、鄴、絳、灌，侯周勃，灌嬰。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吳芮。欲臣子之勿蒞醢醢，就是肉醬。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是說車輪聚於轂的意思。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和淮南王共起謀反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天子已死，朝拜其所設之裘衣。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止勇切。腫氣足腫。一脛胡定切。之大幾如要，同脛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伸一二指搯激六切。動而痛之意。而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齊桓公時侯的良醫。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齧。蹶，同跣，反戾不可行。齧，同戾。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齧。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同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古慢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音增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恭讀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但同倒縣而已，又類辟，音壁，作足病解。且病痺，音肥，作風病解。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

之郡，雖有長爵，就是高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

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

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

漢朔的使臣，投降匈奴的。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

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有若今之繡成以為邊繡袖領者。緣，音願，就是繡邊。內。音納

之閑中。實買的地方。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遺去衣限於入廟時服用，赴宴等時候，不能穿。而庶人得以衣婢

妾，白縠。音斛。如現在音紗。之表，薄紈。音丸。素帛。在的輕紗。叫做紈。之裏，縵。音妾。文章相錯的形狀。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

今富人大賈，嘉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而合適之意。今庶人屋壁，得

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解。作窮字。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音

黑。厚的。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麤。俗孽字。作庶賤解。妾緣其履，此臣所謂

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耜，音憂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諍。音利語拘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指高祖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獨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但計其利，否而已。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音賊。作制取解。寢戶之簾，音愆。作取字解。兩廟之器，高祖惠帝廟。白晝大都之中，剽劫四妙切。作劫字解。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

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固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同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是楫，楫是維。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

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約東小兒子實的衣服。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同論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作和字解。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孟賡食

進善之旌，

進善言的，立在特選的旗下。

誹謗之木，

把惡事寫在木上。

敢諫之鼓，

諫者鳴鼓。

警史誦詩，

工誦箴諫的。

留音樂的。大

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經過一番切磋，可以無媿了。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

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

就是車鈴。

步中采齊，趣中肆夏，

音施趨。與肆夏都是詩名。此言步伐與鈴聲樂詩音節相協。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

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

讀上

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

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剝

音義。剝鼻叫。

傲則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

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

音奸。就是茅草。

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

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

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

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

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類，與反同。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邇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

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
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
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
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
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
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
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
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鯨刺字面上，刺之鼻，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數其。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

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擧，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鯨鬪髮鬪髮之刑，叫做髮，去足之刑，叫做剔。，答同罵，棄市就是殺頭。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宮名。秦二世被趙高遺閹樂試死於此。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其子朱切。作藉字解。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音薛。以繩係之，叫做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斃面以刀割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

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奚上聲。讀詬。作無志分解。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擬式連切。作起字解。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薙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

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作人字解。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說權柄不須制御。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評語】真西山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晁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寧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出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愬而泯然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爲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黃東發：賈誼天姿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漢世變，故皆誼遺策。呂成公：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爲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謂賈誼見錯明申商熟味此篇，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醜脾」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震川：此是千古書疏之冠，何止西漢第一。姚姬傳：「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

諸侯官名制度同於天子者補之。削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貯，卽載食貨志者是已。〔方展卿〕生文最善轉筆換氣，忽而馳驟，忽而旋轉，極其恣肆跌宕，於此處求之，可長筆力。

賈生論積貯疏

管子曰：

管仲，字夷吾；所著書，後世稱爲管子。

「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

力必屈。」

窮盡之意。

古之治天下，至饑

音饑。細小之意。

至悉

作盡字解。

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

音播，作覆字解。

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

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

子；

上者賣爵，下者賣子。聞於天子之耳。

安有爲天下阡

音田。作危字解。

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

穰，

如羊切。

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

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罷夫羸老，易子而餒。

五巧切。

其骨，政治未畢通也。

此句是說上下乖隔意思。

遠方之能疑。

曾嚴比也。與相天子比擬。

者，並

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

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敵民而歸之農，皆

著於本，

著，直略切。皆著於本，是說不必隨畜牧遷移，已有城郭常居的意思。

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

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

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

漢文帝把代地分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魯爲太原王。

後又徙武爲淮陽王；太原王參繼爲代王。

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庶如黑

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

安社稷固不

同否。

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

於貴切。

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薪

讀作安。義亦同。

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

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

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

通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

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今河南商邱縣。梁起

於新鄴以北，新鄴，今河北平山縣。在安國、阜陽縣。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梁屬切。立封界，叫做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

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

二世之利也。當今恬作安字解。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

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

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同載。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同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大父爲盟，指平王；伯父叔父，平王諸子。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胸，刺，以再切。作刺字解。固爲俱靡。晉武皮切。作碎字解。而已。淮南雖小，鯨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于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剗。同專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評語】真西山此篇與封建子弟史所以詳記本末者，以見隨前謂梁足以捍齊趙，後謂淮南王之子不可接王，其說驗也。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鯨。見上陳政事疏注。然鑄錢之情，非殺作雜字雜爲巧，則不可得贏利。就是餘利。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

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鯨罪日報，論，舉叫

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同懸法

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積於下，是悅今公鑄錢，鯨罪積下，爲法

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那時每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百倍若干，或用

重錢，平稱不受。秦錢每重半兩，漢初用〔英錢〕。文帝時用〔四銖〕。而秦錢和〔英錢〕，與〔四銖〕並行法錢不立，依法鑄

，叫做吏急而壹之，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

非其術，何鄉。同嚮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耨，冶鑄煨炭，姦錢日多，

五穀不爲多，善人音翻。作怵音翻。作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作平字奈何而

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

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

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

布，則民不鑄錢，鯨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

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奇，音穢；羨，作有餘解。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 霍錯言兵事書

時匈奴數寇邊，文帝被兵禦之，錯因有此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同驅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同集士卒，底厲。同砥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買尖，作浸字解。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

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音莞，蘆荻之類），竹蕭（音蕭，作蕭字解），草木蒙蘢（草木茂盛的樣子），枝葉茂接，此矛（音鏃，就是鐵柄短矛）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音博，作通字解）。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雨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古軍規鳴鼓則進，鳴金則退）。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音視的）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作如字解）也；險道傾仄（同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

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

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之官騶發，矢道同的，此句是形容善射的意思。則匈奴之革箭木薦，木板

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作相應解。此中國

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二；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

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

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

渠西域的一種，在今甘肅慶陽縣地方。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

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利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

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

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

陛下財擇。

【評語】劉彥和「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匡衡以定郊

王吉之禮觀，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方望溪「錯之術，根柢管

商，其近俗濟用，無出二子外者。而爲文尤見與管子相類，故雜用其語，而如出一人之說。

■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首陌，北夷種名。築塞河上；南攻揚粵，古代揚州所屬的南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

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

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

而飲酪，音洛，就是乳漿。其人密埋，肌肉結構緊密。鳥獸毳，音翠，作細毛解。毛，其性能讀耐寒。揚粵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肌肉粗疏。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饋

壻，作介，饋。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音調，義亦同。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

壻買人，後以嘗有市籍者，此句是說從前做過商賈的意思。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

左，圍是里門。居在圍左的人，使之服役。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叛背之心。凡民守其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

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同贖。據獲財物。以富家室，故能使

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十黍爲累，十累爲銖。死

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朝的「人丁稅」，凡百姓每年十五至六十五歲，出賦錢八百二十爲一算。復，方目切，作除字解。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

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直略切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

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

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同敵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

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燕代上郡俱是地名。北地漢郡名，故城在今甘肅環縣東南。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

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

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

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七豔切。繞城水，叫做塹。具蘭石，蘭音香石，城上的電石。布渠答，就

織^{足袋}，可以使敵人不得在附近馳騁的東西。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

家，爲中周虎落。以竹篾相連，慮落的外審。現在陣前（障礙物）就是由此改真的。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罪人遇赦復作

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不出賦錢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

其爵，令其居之。今除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

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成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作送字解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就是二房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

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的。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音旋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則終身創矣。初亮切，作懸艾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乘此機而出兵。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氣，可作志議。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評語】（真西山）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方望溪）中幅全同管子語，而與前後疑合，使人不覺良由老謀，勁氣本與之近也。

■ 龜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作讓字。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實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

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讀若介。而賣亡者，取倍稱讀去聲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人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音誤作逆字解。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音薛。作散字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復作除字解。當爲卒者。

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免其錢。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漢書〕文帝從錯議，令民輸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也。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長楊狩獵，武帝每自擊熊豕，逐野獸，故相如上書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吳王僚的兒子，善於捷走。

勇期賁育，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虎。

阻險射，音實。猛獸

夏育，也是古代有名的勇士。

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解，作犯字。

阻險射，音實。猛獸

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天子從車，相屬不絕。

之清塵，輿不及還，輶人不暇施巧，雖有

鳥獲逢蒙之技，不能用，鳥獲，秦武士力士，能扛鼎，逢首靡，夏時善射的人。

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

夷接軫，車後的橫木。

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

道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

銜是馬鞍。檄是馬口所銜的。

況乎涉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作食字解。

獸之樂，而

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評語】「大姚」相如諫獵，真聖於文者；下面方似有說話，忽然而止，卻插入他語，忽然而接，變怪百出，而神氣渾涵不露，雖以昌黎師說較之，且多圭角矣。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時閩越擊東甌，東甌告急，武帝因嚴助所請，欲伐閩越。王乃上書陳之。閩越今福建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作安字解。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作難字解。之越方外之地，勸同勸。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蠻服，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

封拆千里之內，主治王田以供祭，謂叫（封內甸服）。封拆千里之外，畿外者斥候，謂叫（封外侯服）。侯服以外，則按期覲見於王，叫做（侯衛賓服）。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的，文

德要來。這叫（蠻夷要服）。九州之外，荒念絕遠，見謂（戎狄荒服）了。

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

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音盪，就是竹叢。

竹之中，習

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

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

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

直久切。重釀之酒。

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

夷也。且越人愚戇。

音賈。

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

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

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

去聲。

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

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隄，

同隄。

挖

他何切。

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

芳六切。毒蛇叫做蝮。

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

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名諱。南海，在今廣東南海縣等地。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

其軍降，處之上塗。上塗，古暗切，水名。出新塗縣。出。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死者

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誡。同略。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

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

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

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

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同略。不

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

之時，此句是指淮南國土會未分裂的時候而言。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

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就是嶽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

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今江西餘干縣。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

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材，不能陸戰，

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

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音且，熱夏瘴音且，熱，音且，熱。暴露水居，蝮蛇蠱音那。作毒字解。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音養越此必委質爲藩臣，委其子爲質。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讀鈍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監郡御史，名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

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就是西夷。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廡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得雖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魯之大野，晉之大隆，秦之楊柳，宋之孟諸，楚之雲夢，吳越之間具區，齊之每隅，鄭之蒗田。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依作畏，繼，是素屏。馮。同還。風。鱗，是榜於文。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衍

戰國時人，齊有鄒子。

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

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

聲使有節族，

節，作止字解。族，音美，作樂變解。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強使出來，使其慕欲的。

意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時難切。民離本而徼末

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通作充。

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

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

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

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

同熟。

六畜遂字，遂，作生字解。民不

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

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

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

連「衡」馳車穀擊，介冑生蟻。

音蟻。蟻，音蟻。蟻，音蟻。

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虜。

鐘，鐘的器具。虜，叫做虜。

示不復用。元元

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

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

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同諛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運載芻藁，其疾如飛。輓粟以隨其後。又

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趙佗，代任置爲秦南海尉，自稱帝，直至文帝時，方去帝號。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輕輸，苦

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陳勝吳廣二人，皆爲戍卒，共自趙地起兵。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鄆，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

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以棘做矛柄。應

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今在貴州邊降羌獫狁，音簡，在今四川宜賓縣治。略葷蒙，音義同。此指北夷而言。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匈奴祭天的地方。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音如，作相連解。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丁質切。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此即上書闕下，所言九事之一。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

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司馬遷所著。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愷。大愷，全凱是戰勝的樂名。春蒐，首搜。春蒐，叫做蒐。秋獮，先淺切。秋獮，叫做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

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音恣。琅駒的積，叫做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

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拓地千里，

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

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

飛芻輓粟，起於黃腫音誰。地名。，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合六斛四斗。而致一石，男子疾

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

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今山西代縣。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同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馭，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謀實的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市置於外的意思。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對

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帝下其議子贛對之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晉官切。作消耗解。

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筮梃就是大杖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見禮射義。」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大侯，是大箭，如今之靶子。抗，作舉字解。」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擊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評語】吳氏前路雄直，後幅廉悍。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漢武帝欲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朔諫之。

臣聞謙遜靜慤，口角切。作謹字解。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

累郎

同郎

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文帝三內史地，分設京兆尹，

左馮翊，右扶風，就是三輔。即今陝西長安縣等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音周賈。今陝西有此縣名。鄂西有鄂縣。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就是終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

音參，爭陝西併陽縣。隴以東，商雒，縣名，在陝西。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指河南河東河內三郡而言。止霸產以西，

二水名。源出藍田谷，北入洋。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

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古仰字。足也。

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士宜薑芋，水多電，古蛙字。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

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

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同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

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隄之輿。此指天子而言。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紂帝宮中設九市。而諸侯哱，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符是天星的符驗，秦階三台，每台二星。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評語】〔吳氏〕此篇及化民有道對，皆有騷賦之氣。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漢書〕東方朔傳：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職。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曲禮〕六十日者。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弋，作黑色解。絺，音庭。是厚的縲。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音完。就。是白蒲。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縵，音縵。作亂絮解。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續鬪，續音漬，作五采解。鬪，居例切。鬪的一類。

宮人簪璫瑁，音代珠。璫，甲有黃黑兩色，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同。珍怪撞萬

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步皆切。俳，優是雜戲。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

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帳多，以甲乙辨之。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

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同。差以

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宣帝卽位，乃上此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齊公子，弒其君諸兒自立。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

不終，諸呂作亂，呂后封兄弟重慶等爲王，兵權盡歸之。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

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

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

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

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

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就是廢封建，築長城，鑄金人，造何房，焚書，坑儒，營驪山家，求不死藥，使太子監軍，用治獄之吏等十事。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同經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就是死刑。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同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

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作退下

則鍛鍊而周內。

同納

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

即皋陶

聽之，猶

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文飾致人罪，使明白而無疑。

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

而亡極，

同倫

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

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

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

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

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

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宣帝即位，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光子禹爲大司馬。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甥親屬，多出補吏，餽聞之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

音崔

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

作等字

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

歲，光即晝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土了切。月終而西。方見月，叫朧。日蝕，

冥宵光，大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物音么。地反。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

顯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顯政，

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

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

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當時諸甥親屬，多出補外吏。

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

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評語】（真西山）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

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時宣帝與趙充國等欲擊匈奴右地，相故上書諫之。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漢，西城之國。分二。

前王治交河城，今新疆吐蕃西。後王治務養谷，今新疆宇遠縣地方。

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

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草名，菜可食。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平昌侯，爲王無故；樂昌侯，爲王武；平恩侯爲許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評語】（真西山）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爲真漢相歟？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時匈奴連先零爲患，先零因與罕开等羌解仇結約，延熹先擊罕开，充國上書陳其利害，本從充國議，事詳充國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

當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羌。

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

同罕

諭告以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

并豪

并音聖，在金城南，羌之別種。豪，是帥長。

雕庫宣天下至德。罕并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先零音憐，居今青海地，也是羌的一種。

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

與黃紙莫須等同為小種義名。

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

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為敦煌

肅有此縣。

酒泉漢郡名，在今甘肅。

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

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

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并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并背

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并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

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

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用

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絲。

同由

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

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犴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犴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古老切。稻稈，叫做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六石，音二。難久不解，同。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謀於廟堂而勝敵的意思。之冊。且羌虜易於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音合門，水名，在西塞外，東至九吾，入湟水。水流峽中，兩岸深若門，故名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解除刑罰的意思。。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

溝渠治漶隘，今青海水樂東。漶，音洽，同腴。在今甘肅秦州北，即古代金城地方。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青海中的左右，田

事出春天，大家出賦人二十晦同款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屬於漢，而仍胡騎伉作壯字

健各千，倅取內切。作馬什二凡有千騎，則給就草為田者遊同巡兵以充入金城郡今甘肅秦州益

積畜同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

下裁許。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同班，作選字解。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七百人為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地的古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入聲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同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痍之患。瘡（陸玉切）實（同墜）因凍瘡而指斷落之意。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奔小奔，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同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音備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當時天子諭令羌人，犯罪者能相捕斬，大家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

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

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

壘木樵，同隳校聯不絕，以木相貫，以爲自固。便兵弩，飭鬪具，同律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

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

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

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指妻子而言。還歸故

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

民，其原未可卒，同辭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

能滅先零，同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

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讀作平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在甘肅，皋蘭湟中亦未可空，湟水西。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

一部倚烏桓山的，叫烏桓部。一部依鮮卑山的，叫鮮卑部。都是東胡的支族。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

古贖一隅，

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姓辛，後繼充國。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同教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同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是說餘光未盡，珍誠的意。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時西羌反，京兆尹張敞，議入粟贖罪以給軍餉。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

伯夷之行壞，公綽

魯大夫，孟氏。

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

周成王時相，即周公旦，召公奭。

恐不能復，古

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

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評語】方望溪語本荀子。姚姬傳詞意皆本荀子。

賈君房罷珠崖對

武帝元年，征南越，立儋耳珠崖兩郡。屢反屢平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帝欲大舉平之，捐之以為不當，擊帝使詰問，捐之乃以此對。按珠崖今廣東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縣西。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

此句指因策求直言而言。

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

同拳。勸怨之意。臣

聞堯舜之盛也，禹人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

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

音尖。

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

海，欲與去聲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

在今湖北地方。是同時二國名。

西不過氐羌，

在今甘肅地方。

南不過蠻荆，

在今長江以南直到安南的交趾這一帶地方。古時也稱「南夷」。

北不過朔方。在今蒙古鄂耳都斯地方。

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

在今安南地方。

重。平聲。

九譯而獻。遠國有使者來，須經九次翻譯，言文始通。

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

還，齊桓棊。

同救。

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

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

民賦四十。常賦每年百二十。當時天下民多，故每三年出賦四十。

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

屬車在後，車子相連的排，列在後面。

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

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

不行，故諛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

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

音曷突。漢時匈奴單于之名，頭曼單于之子。

以來，數爲邊害，籍

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

在今波斯地方。

東過碣石，碣石音傑，石，今河北昌黎縣有此山。以玄菟

樂浪

音免，洛，耶。在今朝鮮咸鏡道。又吉林以南及平安黃海縣鐵嶺道，忠清道的北邊等地方。

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

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音覺，水上穀木，渡人取利。酒榷，是官中造酒，禁止民釀，如水上之榷一樣。當時鹽和鐵也都有稅。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

障，之亮切。築亭置牆在邊塞險要地方以為守的叫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

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故為城武令，於征和三年反。穿了捉捕盜賊的號衣，乘駝馬車至圍。為魏不害所誅。詐為使者，是

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

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

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惜於緣切。作幾急解。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

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尺尹切。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

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

駱越之人，駱（音洛）越。交趾有駱田，人食其田，名駱侯。詳見廣州記。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縣置也。顯顯同專。區區之意。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

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璣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

以少府主俸天子私錢的官名。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孝元初年，地再動。時蕭望之、周堪皆領尙書事，子政亦播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而宦官弘恭、石顯及許史用事，皆側目於望之等。子政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極言地震之爲恭、顯等之等宜進用事。

洩，子政免爲庶人，望之自殺。元帝悔，乃擢用周堪、張猛而弘石任事如故。子政乃上此。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同耿。就是田中濤。，猶不忘君，惓惓同拳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紓上。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作厥，伯夷序宗，夔典樂，龍納言。，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音撫，作拍字解。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徒合切。雜選，聚積之意。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音烏。嘆詞。穆作美字解。清廟，肅

雍作和字解。

顯相作助字解。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

驪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辟維公，天子穆

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人羊切，作衆字解。

又曰：「飴。同貽。我釐彝。」釐彝，音來。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

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

從邪議，歛歛音肅。義同。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訾訾，音子。爾雅：歛歛，訾訾，莫供職也。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

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訾。」當是之時，日月

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

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哀今之人，胡慄。音慘。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

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

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
周大夫祭伯，祭，側介切。伯，諸侯名。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
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墮，音豕。作毀字解。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鷦五歷切。退飛，多麋，音眉。有蜮蜚，音域。鸚鵡音切。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周定公元年十月，卽受歷八月，隕霜殺菽，菽卽豆。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蟴蠹午並起，螽，音緣，就是蝻子。蟴，音移，就是蝻蟲。螟，音冥，就是食苗心的蟲。蠹，同蠹；蠹午，作雜杏解。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音茂。地名。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卽惠公。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梁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爭奪。三君更立，更立王子猛，朝，及敬王，是爲三君。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志意不和而相違背的叫做舛午。

膠戾乖刺；來葛切。作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違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讒也；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還政；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彼麋切。雪見睨，音現。作日黑解。睨，音現。作日黑解。○睨，音現。作日黑解。與易同義。昔者繇，音表。與共工驩兜同爲堯時的兇人。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

二人名管叔鮮，蔡叔度。二人爲周公弟，以殷叛。

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

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季氏是魯桓公公子季友之後代；孟氏，是桓公兒子慶父之後代。李

斯與叔孫通俱宦于秦，薛國人。秦時以文學應徵，後以不敢進言而逃職。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

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

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

如探湯。」今二府一，丞相；御史。奏佞譖，同詔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

巧言醜詆，流言飛文，略如近世匿名揭貼之類。譁音華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千小慍于羣小。」

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吏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

不爲比。去聲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

「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

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

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訾訾，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少正卯爲奸人之雄，孔子編司空七日，卽誅之於兩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彼義切}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評語】真西山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詘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真可媿死。（吳至父）純以經

書絡緯最爲難能；此非章句之儒所知也。〔又〕退之才力雄偉，與子政不相近；而論漢人爲文者必及之，豈故取異己者以自輔歟？賈生跌宕噴薄，有陽剛之美，顧不齒於退之，豈其溫純深潤，固有不逮子政者歟？此中深淺之故，誠未易以下材拘識妄測也。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先是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鄧支單于與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漢，剛受之。後呼韓邪稱臣入朝，漢費兵送之。鄧支怨漢不助已，因尋漢使者江酒始等，勸

元四年遣使內附，因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竟殺吉等。鄧支遂依康居發民作城。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尸，鄧支因辱使者，迄不奉詔。建昭三年，延壽與漢出西域，燔制發城郭諸國兵擊之，殺鄧支，得漢使節二及谷等所齎帛書等。時中書令石顯丞相匡衡罪其矯制，故于政論之。

鄧支

鄧，音質。呼韓邪兄右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爲鄧支骨都侯單于。

單于單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湯，姓陳，字子公，山陽瑕丘人。爲漢官副校尉。

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音覽，手持之意。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在今俄國撒馬耳該北的古國。

屠五重城，音愆。作拔字解。擗音吸，飲候，卽節信。侯之旗，斬鄧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之涉切，作懼字解。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

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

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音險尹。北狄名，漢時名爲匈奴。而百蠻從；其詩曰：「嘽

嘽焯焯，音灘。難推。車徒衆盛之意。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

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

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

「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

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

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弄文之吏。非所以勸

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

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李廣利之妹李夫，人爲武帝寵姬，期至貳師城徵取驂馬，拜貳師將軍。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塵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音寬。大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當時李廣利封海西侯，趙始爲光祿大夫，封新時侯。

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鄯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在宣番尉，匈奴屬烏孫，惠獲烏孫兵。

上官傑爲少府；李陵爲上黨太守。

旬，大敗

鄭吉會稽人，嘗數敗旬奴。

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

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常璩封長羅侯；鄭吉封安遠侯。而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令准出入無禁的意思。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評語】（姚姬傳）前所徵引，層層收束，災異昌陵，俱如一格，此較於收束中有變化。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成帝始作初陵，不徙民起邑；後于霸陵曲亭，更營之，起昌陵邑，徙郡國豪傑五千戶焉。至永始元年秋，詔曰：「朕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害士疏

惡，終不可成，其罷

昌陵及故陵。」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

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周十一月建子謂正文，是天統；殷以十二月建丑謂正地，是地統；夏以十三月建寅謂正人，是人統。明天命所

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解」，作美字敏，灑地降神時用之。法以鬱金草和酒盛甕中備用。將于京，「

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

戒慎，民萌。同氓何以勸勉？蓋傷微子紂的庶兄，封於宋地。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

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

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同洛陽，感寤劉敬之言，說高祖都漢中，因賜姓劉，去其本姓晏，係齊人。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

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慄。音栗不敢諱亡。孔

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臨廁。近水也。意悽愴悲懷，

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音郭用紵絮斷陳漆其間，折音提，作斬字，解。陳作施字解。豈可動

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

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

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在今陝西中部縣。堯葬濟陰。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

葬蒼梧。在今湖南寶慶縣。二妃不從。禹葬會稽。在今浙江紹興。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

葬于畢。在今陝西咸陽縣。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在今陝西鳳翔縣。樗里子葬于武庫。樗，抽居切。畢，位近丞相

弟，惠王異母弟，名疾。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

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

母于防。在今山東費縣附近。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

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在今山東泰安縣，古齊二邑名。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于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一作禮。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瘞，音計切，作瘞字解。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中間藏著木人，有機可以動作的。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蘊。同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音煩。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作火字解。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

籍之災，內權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詩小雅
篇名。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

即莊公。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

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

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頻彌切。作下字解。爲高，積土爲山，

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愜音昏。作昏字解。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

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

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

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曩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

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陵初之撫。同懷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譯語】〔方望溪〕左氏敘事，於極凌雜處，間用總束；或於首，或於尾，或於中。子政用之，多於篇末。此古文體法之最淺者，不可數用。〔姚姬傳〕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又〕伯父云子政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兩宋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韓昌黎疏」，「渾融逾逸，當爲第一。災異封事，次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名和，本陳氏，始至齊地，叫陳完。至桓子而專國政，弑簡公。至和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徐上弑。弑其君光，就是在莊公。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衎，音看，就是獻公。弑其君剽，音瓢，即殖子喜。季氏八佾，音逸。舞者的一行，列八人一佾。舞于庭，二家者以雍徹，雍，樂時名。祭祀後徹饌時用之。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

子克，「其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

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即魏冉。及涇陽，首魏昭王弟。葉陽，首秦昭王弟。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

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其委任

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秦宮名。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

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呂時

台呂產，將南北軍。樛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就是周勃。朱虛侯等，就是劉章。竭

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朝漢

制度。凡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貂蟬是冠上飾物。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就是王鳳。五侯驕奢僭盛，王謂為

王根為成都侯；王立為紅陽侯；王商為曲陽侯；王遂時為高平侯。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污而寄治，是說托於不汙的意思。身私而託公，依東宮

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

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

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音葛。昭帝時，蓋侯娶

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呂是指呂后的母黨呂祿呂產等，霍是指宣帝后霍氏母黨霍顯霍禹等。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互，音盤。作大石解。互，固結交互的意思。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

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田蚡呂霍上官之屬。是擢上官，無而言。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

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冠山之下，有石自起。仆柳起於上林。死儻仆地之柳，忽起更生。而孝宣

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雷同播地中，雖立

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

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為阜隸。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

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名病已，後又

改名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

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

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

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

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寶，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評語】（歸震川）忠憤之論，讀之尙可流涕。

劉子政復上星孛等奏

字彗星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變的兒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音朗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星名失方。孟陬無紀。首時爲孟。陬，于侯切，正月爲陬。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太

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流星，其射爲矢。夜光，「熒惑」襲月，夔同擊火燒宮，野禽戲廷，都

門內崩，長人見臨洮音切。在今甘肅岷縣。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孛，隱蔽不見的意。大角，星名。大角以亡。觀孔子之

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

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日月行交道之衝，相簿而既。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

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流星，其下止地，類狗

所隨。夾「漢」就是天河。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

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行，豈不昭昭然哉？高

宗成王亦有雉古侯切。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

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糞銷大異，而興高

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音懸。作誠意解。數奸音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

提炎及紫宮星名。爲藩臣。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侔音恧，役使的稱呼。來以圖。天文難以相

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評語】真西山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以問張禹，禹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爲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視向之忠精爲何如？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名衡，漢東海承人。累官至太子少傅。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闕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放動之而和，安字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指外戚之家而言。踰內，指同姓骨肉而言。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作置字而不用也。

——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

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好勝的或

枝，
很字解。

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

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太姬，武王的女兒，
陳胡公的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晉昭公，性好儉，俗皆吝，
蓄而積財。事見詩唐風。

太王，就是古公，
重父。

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

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音稜，作
氣字解。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指地震等
而言。陽蔽則明者晦，詞暗，指日
蝕而言。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

斂多，民所共音供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

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作通字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

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

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

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

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作美名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評語】（真西山）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逐堪猛，殺賈捐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吳至父）稚圭鄉愿之文，蒙所不取。

■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時傳昭儀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故上此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就是文王武王。 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

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去聲。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同壅。蔽同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讀作沉音。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國是統言十五國；風是說諸侯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同闈，作門限解。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

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主階，適子冠阼，見禮郊特牲。禮之用醴，甜美的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評語】（方塑溪）古文章法一義相貫，不得參雜；惟書疏之體，主於指事達情，有分陳數事而各不相蒙者。匡衡進戒二疏，及韓退之再與柳中丞書是也。至北宋人乃總敘於前條，舉於後，蓋惟恐瀆漫無檢局，而體製則近於論策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同娛。弋射之宴，誠隆于慎終追遠，喪盡其誠，叫做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粲粲音璨，作在疚，禮叫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

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此指在上者而言。后夫人之行，不侔作等字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作匹配解。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不見色於容儀的意思。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言無德行的，雖有技能，也必斥遠他。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格，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同示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天子辦事的地方。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植，天下幸甚！

【評語】真西山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侯應能邊備議

元帝時，呼韓邪單于入朝，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使，即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因上此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在今內蒙古，拉次部後旗西北，又叫葛黎兒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音墨突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沙土叫做幕，中隔沙漠，所以分爲南北。建塞徼音叫，障塞處，西南方叫做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

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解作小道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音冀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貧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嫪。音懷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胡八切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

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名得臣，楚國令尹。文公爲之仄席而坐，仄，同側，有憂者仄席而坐。見禮曲禮。趙有廉頗馬服，強

秦不敢窺兵井陘，音形。在今河北有井陘縣。井陘，今名土門關，在井陘山上。近漢有郅都，郅，音質。河東大陽人。漢景帝時擊匈奴。魏尙，與平人，文帝時爲雲中太守，匈奴不敢近

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迷駢

之聲，則思將率，同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

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愒，芳遙切。億，同。愒，怒的形容詞。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西域水名。

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

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今陝西咸陽縣西。秦民憐之，莫不隕

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徒協切。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

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

人，尙加帷蓋之報。帷蓋不棄，爲埋狗馬。原文具禮禮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以庸臣相待遇。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甘陳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音促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獨處的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名地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臯俊，臯俊猶言臯將臯鳥是善門的鳥類。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議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作留字解。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音碑。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音類。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

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音盪時至而去，則填淤。音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漭。同沉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觀，工喚切，縣名。在今河南濬縣。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在今河南南都陽東南。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音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在今河南滎縣西南。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伊闕，在今河南洛陽西南。又時謂口山。析底

柱，在今河南陝縣黃河中，有底柱山。

破碣石，

碣（音傑）石山，在今河北昌黎。

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灑河

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漑田，分殺音散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東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在今河南淇縣東。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元帝年。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作與字解。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古仰字。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

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地低濕之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音庚。不黏之稱。俗作秔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

漢置西河郡，治富昌。在黃河之西。即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及舊陝西延慶府地方。

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

譎之士石同碩。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

廷議，樊噲音決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

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

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周亞夫屯細柳，在今咸陽西南；劉禮屯霸上，長安東；徐厲屯棘門，今渭北。數月迺罷。孝

武卽位，設「馬邑」之權。地名。權是權宜。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爲護軍將軍，參預馬邑之役。將三十萬衆，

徼於便墜。同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

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初爲平陽家奴。以伐匈奴功，拜將封侯。霍去病操兵前後

十餘年。亦以功封冠軍侯。是青姊的少子。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略爾略地方的山。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

封覆土爲狼居胥山。在今喀爾喀地方。禪作祭字。於姑衍山。漢北之以臨瀚海。西接伊犁；南接蘇尼特虜名王貴人

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地方。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整同暫費者不永寧，

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

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

田廣明，趙充國，田順，范明友，臧增。

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

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

作地字

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

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

祈連將軍田廣明，虎利將軍田順。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

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

同篇

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

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

音戶

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強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

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

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西域國名。在今俄國法罕塔什該茅地方。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繪

切。西南夷種。

之壁，籍蕩姐。

音紫。羌屬，籍作昭字解。

之場，艾。

音刈，作絕字解。

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

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三個月爲一時。

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菑。

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

垂，作微字解。三垂，指東，西，南三方。

前世重之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

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

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西域國名，在新疆地方。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西域中沙漠，形如土龍。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評語】〔方望溪〕亦復朗暢。而西漢質厚之氣，索然盡矣。姚姬傳：「子雲此奏，頗擬信陵諫伐韓書。」〔吳至父〕吾嘗疑此文類李斯諫逐客書，姚會均謂擬信陵蒙所未喻。

■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先是宣帝時，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至成帝時，孔光何武奏送毀之。大詔羣臣議，以爲親盡宜毀。劉子駿王舜毀之。劉子駿名歆，劉向子。王舜爲莽從弟。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獫狁音險最強，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音難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

交侵，中國不絕如線。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切汝編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音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驃音諫。即霍去病。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音渾耶。番王名。置五屬國，就是已降漢的西域諸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終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音隔婼羌。婼音兒。西域之國。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

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薄葛切。作草舍解。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

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流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評語】〔班彪〕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諸葛孔明出師表

名亮，瑯琊人，爲蜀丞相，封武侯。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郭攸之，南陽人，爲侍中，費禕（音施），字文偉，江夏鄆人，時亦爲侍中；董允，字休昭，南郡，扶江人；時爲侍耶。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

寵，後主時封都亭侯，爲中郎督，典衛兵。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陳利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

主侍從之事的官。此處是指郭，費二人。

尙書，漢官屬少府。此處指陳憲。

長史

丞相府僚。此處指張裔。

參軍，

參預軍事的官。此處指蔣琬。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

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音盧，一名苦水，源出牂牁河。在今雲南。

深入不毛，

毛是草；不毛，是不生草的地方。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

讀去聲。

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評語】（蘇東坡）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方望溪）孔明早見後主，躬自菲薄，親近小人，恐其遠離師保，志趣日遷，故宮府營陳，悉屬之貞良，以謹持其政柄。又恐不能傾心信用，故首言國勢危急，使知負荷之難，中則痛恨桓靈，以爲傾頽之鑒，終則使之自謀，以警其昏蒙，而皆稱先帝以臨之，使知沮忠良之氣，必墮先帝之業，蹈桓靈之轍，必傷先帝之心，棄善道，忽雅言，是悖先帝之遺命，其言語氣象，雖不能上比伊周，而絕非兩漢文士之所能近似矣。（又）戰國之文，峭而儂，惟樂毅報燕王書，從容寬博，有叔向國僑遺風。東漢之文，滯而繁，惟孔明此表，高朗切至，實尙書陳戒之苗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謂文章限於時代，特俗子鄙談耳。（姚姬傳）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韓退之論佛骨表

元和十四年，憲宗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六，持香花赴臨皋迎佛骨，愈上疏諫之，遂貶爲潮州刺史。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姓已名摯，黃帝之子。年百歲；顓頊頊，許吳之孫，堯帝之父。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亦年百歲，湯孫太戊。音茂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

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

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漢明帝遣蔡愔（羽林郎）及僧景王遣等十三人，至天竺國迎佛者，佛數

始入中國。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

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名衍，好佛，曾捨身同泰寺為奴，後為叛臣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

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在今南京城內。國亦尋滅。事佛

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

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

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

恣之轉令盛也？音余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音余入大內。又令諸寺

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

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同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

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巒力弱切。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音列弗，作董華解，是說以桃爲掃以蕪爲帚的意，見禮記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苦本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評語】（真西山）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如論淮西，及黃家賊事宜，論錢重物輕，及條析張平叔鹽法等，皆

數析明白，曲當事情，然非專爲文，故姑取佛骨一表，以見公祛正道，開異端之功云。（劉海峯）佛骨是學尙書無逸篇「大姚」敍次論斷，簡潔明健處，見公文字之老境。（張廉卿）此篇與西漢人奏議爲近。〔又〕意義亦明顯，無殊絕處，而淋漓古鬱，真氣益湧，使人讀之不厭。

韓退之禘祫議

禘，合而大祭也。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

爲文階從九品下。

守國子監四門

博士

四門館博士，隸于國子監，正七品，上，掌教七品以上侯伯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

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

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唐，禮祫主之所。臣以爲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音善，土封爲壇，除地爲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遺廟爲祧。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

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附於正室，又以中宗還附太廟，增太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煬音陽，伯禽子名煬公，魯定公九年九月，爲建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商之始，顓臾。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

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評語〕〔方望溪〕反復周密，理正詞實，說經之文，當用爲程式。〔劉海峯〕筆力堅挺，如鐵鑄成，允爲議禮之法式。〔姚姬傳〕唐高祖之祖虎，佐周，始封於唐，追尊爲太祖。景皇帝其上懿祖，又其上獻祖。唐自德宗以前，議太祖禘祫之位，久不定。建中二年，顏魯公爲禮儀使，上廟享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可也。當時用其言，禘祫時，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爲昭穆。及貞元時，議者乃謂非是。下羣臣議，改太祖爲東向，而獻懿別祀焉。其時退之爲四門博士，上議云：朱子推公此議，禮學精深，得報本反始，不忘所自生之本義。公之說與魯公正同。然公之議，竟不得見用於貞元之末，而魯公之說乃得行於建中之初，蓋當時魯公名稱位望，爲朝廷所信，固重於公之在貞元間。及乎魯公去國，而當世遂不肯終守其說，移易是非，迄乎終唐之世，爲可惜也。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不共戴天之意。詳禮禮記。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

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唐分西都，東都，北都，牧各二人，中書令二人，均號爲宰相。

門下省置侍中二人；中書省，朝議郎是正六品上行尙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

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

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

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

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

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

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

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

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

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

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音雷，作瘦字解。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評語】（劉海峯）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此退之自負不猶人處。（大姚）簡易明直，最爲文之高致。（張廉卿）此文自老潔不可及。然少宏遠不盡之觀，未極文家之能事，恐非退之上乘文字。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潮州，唐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

臣某言，臣以狂妄慙音賈，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剝音枯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音鄒待之一如畿甸之間，畿是天子所都

之地。旬是去王城外五百里的地方。

輦轂之下。

作京師解。

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

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

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

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

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漕瀧龍變兩音。急流叫做瀧。壯猛，難計程期，

颶音懼風鱷音岳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音障氛，日夕發作。臣少多

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其季切。死亡

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魑，丑知切。魅，音媚。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

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

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

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音鑿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

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

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

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指屬。蠹居棋處，指位。搖毒自防，動搖毒害，自為防守意思。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十七年，四聖傳序，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關，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靡，是指平秦州的事而言。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十七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帝居的地方，叫做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評語】（方望溪）退之之氣不能不挫於嶺表，而東漢一曲之士皆能視死如歸，可視二代風教所積之異。

（劉海峯）通篇硬語相接，雄邁無匹，是昌黎能事。（張廉卿）四字句一氣直下，讀之止如一句。

柳子厚駁復讎議

名宗，元，唐河東人。

臣伏見天后時，

就是武后則天。

有同州下邳

音圭。今甘肅天水。

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

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

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

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音讀作汗字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

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

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音孽其誠僞，考正其曲直，

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音裕，呼籲音裕，呼號不聞，而

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音時劉琨，枕戈待旦，志氣逆靡。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

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愧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

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

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熬音傲，驕不馴，叫做熬。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

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恣肆威迫的意思。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

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評語】〔方望溪〕謗譽段太尉逸事狀，乞巧文，皆思與退之比長，而相去甚遠。惟此文可肩隨。〔劉海峯〕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辦。〔曾滌生〕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唐宋時台諫爲兩官，台則御史，諫則諫大夫。台官專司糾劾官邪，諫官掌侍從規諫，各分職守。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

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湯臣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稱遠錯誤的意思。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

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

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東平人梁灝之子，字仲質，暢曉法令，臨事有膽，多挾智數，至爲清議所作，御史馬遵吳中復等，極論其貪黷而怙權。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同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評語】方望溪所向曲折如意，如乘快馬行平地，遲速進退，自由其心。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滄州，今改縣，屬河北。子固名鞏，宋南豐人。自明著徙滄州過闕上書，遂內用。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作位字。鳥奔不絕的。繁衍久而彌

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

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

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

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

亂，而諸呂七國之禍，呂后母黨諸呂，吳，楚，趙，膠西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東漢沖帝名

竇，質帝繼，年號本初，均在位一年。世故多矣。魏之患，曹丕漢立天下爲三。晉宋之患，晉爲司馬氏之國，都建康，宋劉裕

至拓跋魏周齊稱北朝。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

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後梁，後唐，後晉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後梁朱全忠；

明宗本胡人；潞王本姓王。（後晉）石敬瑭；十有四君，後梁：太祖，郢王，均王；（後唐）：莊宗，明宗，閔帝，廢帝，

（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世宗爲柴榮；

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

之君

南漢主劉巖所據，今廣州地方。孟魏據蜀。吳楚五國：吳（揚州）唐（吳楚）馬殷（宋）（煜隆），及唐爲五國。

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

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

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

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遶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音服。吳越王錢鏐孫。自歸，作則垂憲，

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

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作馴字擾解。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大雅有板蕩二詩，刺厲王無道。及

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音賦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契，音乞。古東胡遺種

其國本爲鮮卑舊地，後改稱遼。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

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音挑之廟，所以爲帝真宗。仁

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

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

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

異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同愷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音虛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

同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帝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

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

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是指三省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

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

休，故皇考之廟，爲帝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

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

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

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

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

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

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過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古文切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免徭役的意思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散布號令的意思。易有渙汗其大號之句。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以繩牽引而行之國，非有發召，而籛籛音籛，籛籛音籛。籛籛音籛。籛籛音籛。齋籛籛切，作籛字解。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音誦，柱服。就是華服。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至於六府指水，會

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音字，擊鼓的槌。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音洛。詩小雅篇名。鳧鷖鳥雞切，同上。戒有公劉，洞音通，同上。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置音曠，時周南。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發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

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誠臣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無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戒懼恐懼的意思。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閱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評語】王遵岩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及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忠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周雅比盛矣。眞作者之法也。〔方望溪〕自唐以前，頌美之文，皆琢雕字句，文采豐蔚，以本無義理故也。最上者，如封禪書，亦不過氣格較古而已。是篇稱引皆應於義理，而又緣飾以經術，遂覺特出於衆。後世文體有跨越前古者，此類是也。子固作此，以視人曰視班固典

引何如，而不敢以擬長卿，古人之不自欺如此。使韓子爲之，則必高出長卿之上矣。

蘇子瞻上皇帝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

上封章言買燈事。

神宗於上元節數市浙燈，並令捐價。

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

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

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

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

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

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

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

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

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

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

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
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音換。作逃字解。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大夫請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請焚書以安衆。見左議。賂伯石以安巨室，子產當政之時，伯石搗亂，以賂邑安其心。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一種酷刑，是把犯人的四肢及頭，用繩縛在五輻車上，負車的馬，分向五方，然後加鞭。各直前奔馳，而犯人之身分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國齊夫的大。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晉孝武帝之用

諸桓

就是桓溫桓沖等。

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

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

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

位次于執政，淳化後，

置總計使，知制誥雜學士爲正，具外郎充副，判官爲屬員。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

王安石變法，以三司併歸戶部，制置條例，建官設屬。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

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

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

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

山，指川蜀而言。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滅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

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

「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

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

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

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帝紀的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唐高祖的大臣，房元齡，杜如晦，房善謀，杜善斷。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

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作夜字解。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作錢貫解。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巡行以察奸邪的官，漢時以侍御史充任。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御史的奉使者。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音瑒，或作楊瑒，爲戶部侍郎。皇甫璩，音影，爲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

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音經，關中八川之一。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音碑，作澤障解。又作池字解。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音於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開通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虞，是虞官。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

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於屬切。變水爲陸。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音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里正之類。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粟，岷蜀之躡。音存鷓。音疑。作鷓字解。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官役，時議將官有坊場，變賣，抵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作驛遞解。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

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從州鎮兵中擇優健的入京，餘守本州。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

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

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稅名取

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

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

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讟，音獨推所從來，則必

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

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三家的稅粟。宅不毛，桑麻不栽之地。者有里布。」一里廿五家的布而漢世宰相之

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

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夫稅百畝之戍，家稅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

常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二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

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十六井爲邱，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使出長轂一乘，馬四，牛十，井間出井，又另出馬一牛三，所以春秋直書，以表示改法重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王安石新法之一。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

且夫常平

倉名，穀賤則增價買，貴則減價賣出。

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

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
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
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
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
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
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
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
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王安石令轉運使，凡糴買輸數上供之物，皆可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叫做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
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
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
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

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趙五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

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勳之亂起。量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切烏光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

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崔爲相，惟以人才荐進，不厭其多。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宗德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卽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德宗避至靈光，又幸梁州。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指當時數敗於四夏。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

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人名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就是典屬國，主變夷之來降者。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賈誼說取匈奴之法，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證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主，此三表也，賜之以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以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以音樂婦人，似壞其耳；賜之以高堂遺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

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同荐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聳牙，此處作龜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此二句是說強令學習三司官書文件，尤以提先補官的意思。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

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是三司。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太祖年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是說風聞言事，不必顧慮官長大小的意思。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

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懷王于英宗立後，議崇所親，司馬光等諫爭之。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生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立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三「治哉！一君子卬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

字子嚴，漢人，爲大司農。時朝廷稱非功德，獨于嚴非之，因免官。

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晉之王導，

字茂弘，晉相。

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字祖祖，歷官將軍尚書令。以爲人非堯

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

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

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

子弟藉父母之隆，蔽而得爲官。

修完器械，閱習鼓旗，

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召之私

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

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呼句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

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

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

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

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

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

與王安石相作。

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

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俛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戶感切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譯語】（茅順甫）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劉海峯）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明，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張方平，宋南京人，字安道，自號樂全居士。神宗時累官參知政事，卒諡「文定」。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

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到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譴音摘，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詔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下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巫者以邪術惑人衆的叫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殞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

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吐谷渾，音突狄魂。是唐時外夷之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都是他的故地。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

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女六切，俗韻字。作敗字解。惕然戒懼，知

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宋時屬于河東路的州名，在今陝西神木縣北。府，宋時屬于河東路的州名，在

今陝西谷縣北。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

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音盧。地名。今爲四川的縣名。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彛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音叨。地名。今叫臨潭縣。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鬻。

刳音枯。鬻音育。

力轉切。

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若，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天郊，是祭之名。賞絕，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紛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

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

于此。在今山西大同有白登山。

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評語】劉海峯沈著痛快，足爲忠諫之式。姚姬傳余嘗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

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高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舉秋

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於元豐四年，又載帝述呂公著趙鼎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誌之美，而嘉予之，皆非實也。（蘇厚子）按宋史本傳云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矣，是正謂此書已上矣。（姚鼐庭）惇元言非也。宋史成於託託本多遺議，況其時東坡文行世已久，安知非與畢同誤乎？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

曾爲歐陽修荐於一祕閣。

出守兩郡，

杭州，密州（今山東諸縣）。

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

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鉅竭則疊音雷，酒榷的解釋。，恥辱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未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

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首陵。是說向下的勢。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廣音字解。作長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音雷。守城擊敵用的圓木。當作櫺。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滿意，則有飛揚跋扈。強梁的意思。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音湯。在今江蘇揚州。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傑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

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

楚共王，遺失了弓，左右的人請去尋覓；王說：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必覓尋？孔子聽了道：「惜其所見還不

大阿！人遺之，人得之，何必覓說楚呢？」

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

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簿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敞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

石以整音縵。結砌的意思。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遺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

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漢朝的制度，郡守秩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音運。在今山東聊城等地。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就是絲，用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

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旄是旗，鉞是斧。古時大將所持。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

常清，李光弼來填。

他旬切。唐時爲兵部尚書，邠州人。

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

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鯪鯢，小魚也。

而小。

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

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

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古時力役有征，每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爲免役時所輸繳的錢。是精三尺；此所謂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古時論功有五品，閥，卽是其中的一種品法，是明其等級的。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漢朝的制，二千石以上，得任一子爲郎。而不以流外限。唐朝的制度，一品至九，有正有從，是爲「流內」，外則別置九級，沒有正從，叫做「流外。」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時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評語】〔茅順甫〕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吳至父〕此文前幅實雄俊有豪傑氣，然猶不免虛矯。

蘇子瞻園丘合祭六議劄子

園丘，冬至祭天處。園，同圓象天之園也。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覲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祀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字解；類字解。」於上帝，禮音因，作事解。六宗是日，字解。於上帝，禮音因，作事解。六宗是日，字解。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一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天所用；望，望而祭之。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

「豐年多黍多稌，音盛，高六千斤。亦有高廩，萬億及秬。音婦，合六萬四千斤。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

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基作始解；命作信解；宥作寬解；密作寧解；緝作明解；熙作廣解；單作厚解。厥心，肆其靖之。」

靖作固解；增作和。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

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

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

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古時封國的，必上應列宿之

位，像鴉首是秦；鴉火是周；鴉尾是楚等。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

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

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

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常

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尙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

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作階字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

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

或道元所注。

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園丘東，大魏指拓跋氏。

郊天之

所。準漢故事爲園壇八陛，中文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

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會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

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園丘，以始祖配

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漢時分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在今陝西長安等地。故事，祭於園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

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

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

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園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

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

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

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

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

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夫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原作再解；漢於高廟之外，另立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園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嶽，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

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獫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秦皇創製，天子所用的冠。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

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祭，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神州地祇，是五獸四覆等神。代方澤，祭地示於澤中之大邱。見周禮。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尙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音貫，作舉火解。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望而祭之。禮分等次。叫「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此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

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救母婢切，作安字解。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

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介甫，名安石，在宋嘉祐三年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此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安石爲常州知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一路，今又蒙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的音泉。恐懼的形狀。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

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蠱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

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材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和易的意思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音嗟。兔置。遺詩是說兔置的人，尙知好德。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

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夷名變，厲名胡。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音由，輕解。作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事，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音起。菜的一種。於彼新田，於此菑側持切。開墾一歲的田。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黨鄉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

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記禮中的篇名。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書的篇名。這是武王告誡殷人的話。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而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抵觸的意思。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以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

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學名。殿時叫序。

前時叫庠。

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

周禮，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

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作類字解。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

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所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

夫課試文之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

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之職，見周禮。

之卿

出則爲六軍

天子有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

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

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

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

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

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

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

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

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

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議而已乎？固

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

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

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

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人之，此方今認認之而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陳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陳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於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

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作侵奪解。如今人所說。剝削老百姓的意思。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同黜。罷官的意思。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議者，

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於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

以刑也。凡此皆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取此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毆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

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不適足以肖爲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易，詩，書，是一九經。易，詩，書，春秋，禮是，「五經」。學究唐，明經取士，有五經，三經，二經有學究一經。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子計切。屏除的意思。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

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音黷。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疾習切。漢濟的意思。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

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今當在在，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

「國雖靡止，靡止，作小解。或聖或否；民雖靡靡，靡無，作無法解。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同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

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於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

己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刑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刑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刑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懂懂音衝。意向不定的形容詞。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

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勗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世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名倫，觀州蓀人。官爲右僕射。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名徵，封鄜公。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

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評語】〔方望溪〕歐蘇諸公上書，多條舉數事，其體出於賈誼陳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乘法之善敗經緯，其中義皆貫通，氣能包舉，遂覺高出同時諸公之上。〔劉海峯〕其行文曲折粲達，極文章之能事，而局段分析，不及古人之高渾變化。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首執。日影。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

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

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

首幹，抵抗的意。

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

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

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國百年而享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

久，臣於時實備從官，安石曾於仁宗時任三司度支判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

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

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

殘擾，寧屈己棄財，每歲輸送金幣給與契丹。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

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舉人不實時，免其罪。之

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即西夏，姓拓跋，唐時賜姓李。順

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饒音曉勇敢。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有一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效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

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敝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强；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讀作梁闇。是天子居喪之名。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音弁。商湯時代之相。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彼義切。作不正解。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也。論語中述孔子自道的話。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

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董仲舒賢良策對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

同皇。憊憊不暇的意思。

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傑，

音達。作英俊解。

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

絮。

同潔。

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褻然

音結。昂然向前的形容詞。

爲舉首，朕甚嘉

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

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箏

同管樂器。

弦之聲未衰，而

大道微缺，陵夷至庠。

同乎字。助詞。

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

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昃

日同以。昃音赴。

滅，至後王而後止。

豈其所持操，或詩繆

詩音物。繆同謬。

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

與？烏庠！

讀烏乎。嘆詞。

凡所為屑屑

動作形狀。

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

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

作照字。厥理，伊

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應

古時節德字。

潤四海，澤溱山

同阜。古時通用。

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

音戶。祐字解。

享鬼神之靈，惠澤洋溢，施庠

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

目諭朕，科別其條，勿猥作覆字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

執事

是指官職。

書之不泄

不洩。

與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

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目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

出焚害，目譴

去幾切，作黃字解。

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目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目此

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疆勉而已矣。疆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

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

同懈。

書云：「茂哉茂哉。」

勉詞。等於近時「努力呀！努力呀！」。勞皆

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目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同藏。深刺的。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目孔子在魯同齊。國名。面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目政日目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致。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復是報復。周有盛德，故天報以瑞。道是贊美的詞令。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同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自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造瓦的模型。惟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鑄器的模型。惟冶人。治金的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月。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目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目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目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目從事，故任德教，而

不任刑；刑者不可任目治世，猶陰之不可任目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晉隱公接位時，改稱一年而稱元年。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目正朝廷，正朝廷目正百官，正百官目正萬民，正萬民目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目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詳，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德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目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目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

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太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漸遷潤的民曰仁，砥礪的摩意思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來，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鬪頑，音銀。口不道忠信之言的叫鬪。心不遵照道義之經的叫鬪。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目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平聲張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評說】方望溪古文之法首尾一綫，惟對策最難，以所問本又牙而難合也。惟董子能依問條對，事雖不一，而義理自相融貫，且大氣包舉，使人莫窺其鎔鑄之迹，良由其學深造自得，故能左右逢源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郎

同郎。殿下的小屋子。

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

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

宮闕的名稱。

乘大路，

玉飾的

朱干玉戚，

朱干是紅皮的盾。玉戚是玉柄的斧頭。

八佾陳

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

柱裏

又云：「非文亡日輔

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

墨，劓，剕，宮，大辟。是五刑。

目督姦，傷肌膚，日懲惡，成康不式，

作用字

四十

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

同耗

矣哀哉！烏虜朕夙寤

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

天子親自耕種的田，叫

曰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車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惡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雜亂的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爲文史之法所牽制的意思。而不得聘，歟？將所絲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是說不當畏懼有司而不盡所欲言。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曰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曰天下爲憂，而未曰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曰得舜禹稷高咎，同契，皋陶，都是名臣的名字。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於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讓避的迺即天子之位，曰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秭亂，萬民不

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顯示的
兒意思。「素王」孔子的
尊稱。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其名不傳，能
知孔子之大。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日養其德，刑罰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日百官

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憐字解。作痛。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目政，齊之目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目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目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目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目養天下之士，數考問目，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日富訾，同賢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彙久也。故小材雖彙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取貴，積久日致官，是日廉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日給宿衛，且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寢滅寢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目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康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教之，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康？「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目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日利之，經陰陽寒暑，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日厚之，設誼立禮，日導之。春者，天之所目生也；仁者，君之所目愛也；夏者，天之所目長也；德者，君之所目養也；霜者，天之所目殺也；刑者，君之所目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

春禴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曰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曰化民，民曰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曰相接，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圈豕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曰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

人莫不目矐。同暗致明，目微致顯，是目堯發於諸侯，舜興庠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目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目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恭肅的意思。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作危懼解。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庠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目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同影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目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音冒，眼光不明而不行，舉其偏者，目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目揀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目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

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在周爲太師，太傅，太保。在漢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就是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滅，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濟，鳳凰來集，麒麟來游，自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同附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目囂囂大衆怨怒的聲音。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日迫蹶子育切，民日削月朘音宜，作減字解。寢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目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日爲行也。故公儀子魯穆公時人，名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婦人大歸，叫做出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同上女利，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讀作截，高峻的樣子。彼南山，惟石巖巖，積石的形。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

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目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急急忙忙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目上亡目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目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評語】朱文公仲舒識得本源，如云正心可以正朝廷，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卻精密，第恐本源處不如仲舒。胡文定公董仲舒名儒也，多得春秋要義，所對切中當世之病。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緩而不切乎？劉賈雖直，非其匹也。方望溪條舉所問，以爲界畫，因制策詰以詞不別白，指不分明故也。唐宋以後，遂用此爲式。

蘇子瞻對制科策

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齊桓公三豎人，豎刁，易牙，開方，管仲臨死時囑以必去此三人。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名豫，肅宗之子。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世之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

舉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
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
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
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
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
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
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
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
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
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
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
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
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

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慙，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作取出解。見《左傳》。而謂子能濟我以生乎？浮費彌廣，軍宄而未練，官宄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是說人皆爲善。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虞芮二君爭田，久未決，去質于周。入周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各慚愧而返。虞；在今山西平陸縣虞城。芮；在今山西芮城地方。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寬濫，吏不知懼，縲音樂。指犯罪而被拘禁的。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

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佃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盪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

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髓。音髓，空虛是髓。非不枵。音羸，空虛的意思。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

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西夏和契丹內有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

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繆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燠同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

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嘘；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咻（音休）响（甸子切）。口噓使暖。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是指說，言，視，聽，思。這五事。之失，六沴。音麗，作惡氣解。是說皇極五行之氣，沴戾而不和。之作，劉向所傳，呂氏。呂不韋，嘗作呂氏春秋。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窮。這便是「六極」。詳見《書·洪範》。分配五行，於是始

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禋音詠。作祭。祀。解。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簋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練是粗布。漢馬皇后衣大練衣，爲天下女人表率。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污；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擯音剔。同擯。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擯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擯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

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音坤，去髮之刑。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撤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音彬；周祖公劉所居。今陝西郿縣。關音彬；周祖公劉所居。今陝西郿縣。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關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關，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

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掌管國家租賦而支調之事務。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

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

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掌管錢穀的，即司農卿。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

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

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鏞，音博。爲司農卿，以斂聚得幸。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

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

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

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即錢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

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

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

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

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令民秋閒出粟一石貯存，以備災荒。隋文帝時長孫平請令行。邊陲守禦之方，則

莫若依秦漢之更卒。

士卒輪流戍守。

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

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

是謂五均。

樂律調五聲之均。

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

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

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

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

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

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

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

非去聲。譏。非去聲。譏。

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

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道於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

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

婦人請謁的叫「女謁」。

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

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

音篤。勞苦作事的意思。

音篤。勞苦作事的意思。

乎難入，以爲必有間

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音聞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評語】「方望溪」條對策問，而言皆鑿鑿，不異於夙構，是作者姿材傑特處。後半散漫少精采，以所問本庸且雜也。（姚姬傳）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間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子由爲兄墓誌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而宋史本傳乃云：「陳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蘇子瞻策略一 自斷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

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扁鵲，鄭人；性乘，名越人。少遇長桑君，授以藥方，以此治病，盡見五臟。倉公，性淳于名意，齊太倉長，臨淄人。同郡先里公乘陽慶授以藥方，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

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碩大的形容詞。塊已由形容詞轉爲名詞，是碩大的東西，指天地。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破庸人之論。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去聲，作減字解。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音便，駸駸，迅速的意思。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闕音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

灌漑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音萃，練刀劍的，先淬于火中，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趨音趨，趨音疽，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興起的。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

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一鄉以爲國，一鄉以爲國，其實對事則唯唯否否，不負責任，故孔孟所惡，稱爲「德之賊」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爲踴」。音短，不親近貌，是孤獨冷靜的意思。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

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評語】姚姬傳《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蘇子瞻策略五 結天下之心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以雞卵層疊起來，其危可知。其間不容豪釐。同毫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

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宴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助駕切。年終的祭名。在周叫蜡，在秦叫腊。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

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奸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評語】（劉海峯）此篇務在通上下之情，而行文明聖；起處渾渾浩浩而來，曲折縱送，從心所欲。（姚姬傳）

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蘇子瞻決壅蔽

課百官之三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

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

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_{蔽塞的}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

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_{字景略，佐符}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

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

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_{字小固，氐種}

有中國的
大半。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

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

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

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

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sub>掌進擬庶務宣奉命會行
古陳尊疏等事的官名。</sub>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

轉運使，<sub>專管財賦漕
運的官名。</sub>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

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羸虛，至於豪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廟，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謂：舜始盥以衡石量書，注以表陸矣，稱取一石爲例；日夜有程期，不讓不休息。一石計百二十斤。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課百官之六。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

聖人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朝廷設策問，使應試者逐時對答。之及等，宋制，取士有一等，二等，三等，等名目。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

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辭，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作急字解。如匆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是說捐資入仕。即是買官做。入賞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身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厚貨財之一。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

至於其廷，甯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文王伐戎，武王也，滅五十國。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闔

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

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而就人，則

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

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

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

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

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

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

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太祖乾德四年二月，王師入

年四月，潘美攻拔慶州，擒劉鋹，擒南平。取荆楚，西平太祖乾德二年詔以王金斌，王仁贍，曹彬，等分路伐蜀，蜀主孟昶上乞表降。巴蜀，而東下并潞。太宗，太平興

東駕親征，攻太原，劉繼元始上表納款，河東乃平。河東，即古并州地方，先太祖子建隆元年四月，昭又軍即度使李筠叛，東駕親征澤潞，王師環城，筠赴火死。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

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憚之瑞。憚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

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虛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

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

天子有七廟，

三昭三種與太祖之廟爲七。

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宰相王旦加門下侍郎，充玉清昭應宮使。其他加會觀，祥源觀，萬壽觀，之類，皆命大臣領之。

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

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

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

仁宗嘉祐三年十一月，罷置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

渠諸事，悉以委之。

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

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

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廩長，

廩管牧。主管牧養馬匹的人，叫廩長。

廩長立而馬益羸，

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

者，日求而去之，自豪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豪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評語】劉海峯：子瞻洞悉民隱，發揮閭閻瑣屑之情，懇至周到，故權國用而以小民之家推之，最爲親切。

易曉。

■蘇子瞻蓄材用

訓軍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敝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螻蛄音榮元。就是守宮，又叫蛇醫。蛄，又宜吾切。之所蟠，犴豚犴音職。同羊豚，小豬。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

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彊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

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楚令尹治兵於蔿，于鬼切。楚邑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孫叔敖之父伯蔿，楚子將圍宋，使得臣治兵，國老皆賀子文，爲賈遇至，不賀。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訓軍旅之二。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

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

兵律；以鼓聲進，以旗號退。

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干

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士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

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

春秋，晉文公在此戰勝楚師。衛地。今山東濮縣。

鄆陵鄭地，晉厲公敗楚師於此。今河南鄆陵縣。

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

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

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旣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

伍之中，而其姓名旣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

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

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

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

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

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

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

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

晉漢作噉字

食字解。

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

之役，是指趙元昊的反叛這一回事。

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

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奔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

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旣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

訓軍旅之三。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音廷}與楹^{音庭}。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豪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蝮^{虺音升；蝮蛇。蝮，何易切，同蠍，體長三寸左右，色青多足；前二足，有鬚如剪，尾細長多環節，有鈎刺貯毒以螫人。}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

入。當其發也，其心翻然，異常的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射者護手之具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

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漢武帝時，使罪人伐匈奴以贖罪。下將降，指李陵等，因深入而敗，敗而降也。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評語】（劉海峯）行文如虬龍之駕風雲而撼山谷，杳不可測。（又）自行自止，然皆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
所當止，此坡公得意處。（姚姬傳）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明允。

蘇子瞻教戰守

安萬民
之五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音冒，日光不明。痿蹶蹶病不能行。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與重裘的，意義同。雨則御

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

西是西夏，北是契丹。

也。二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

集軍士於都城而考試其武藝。

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

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

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